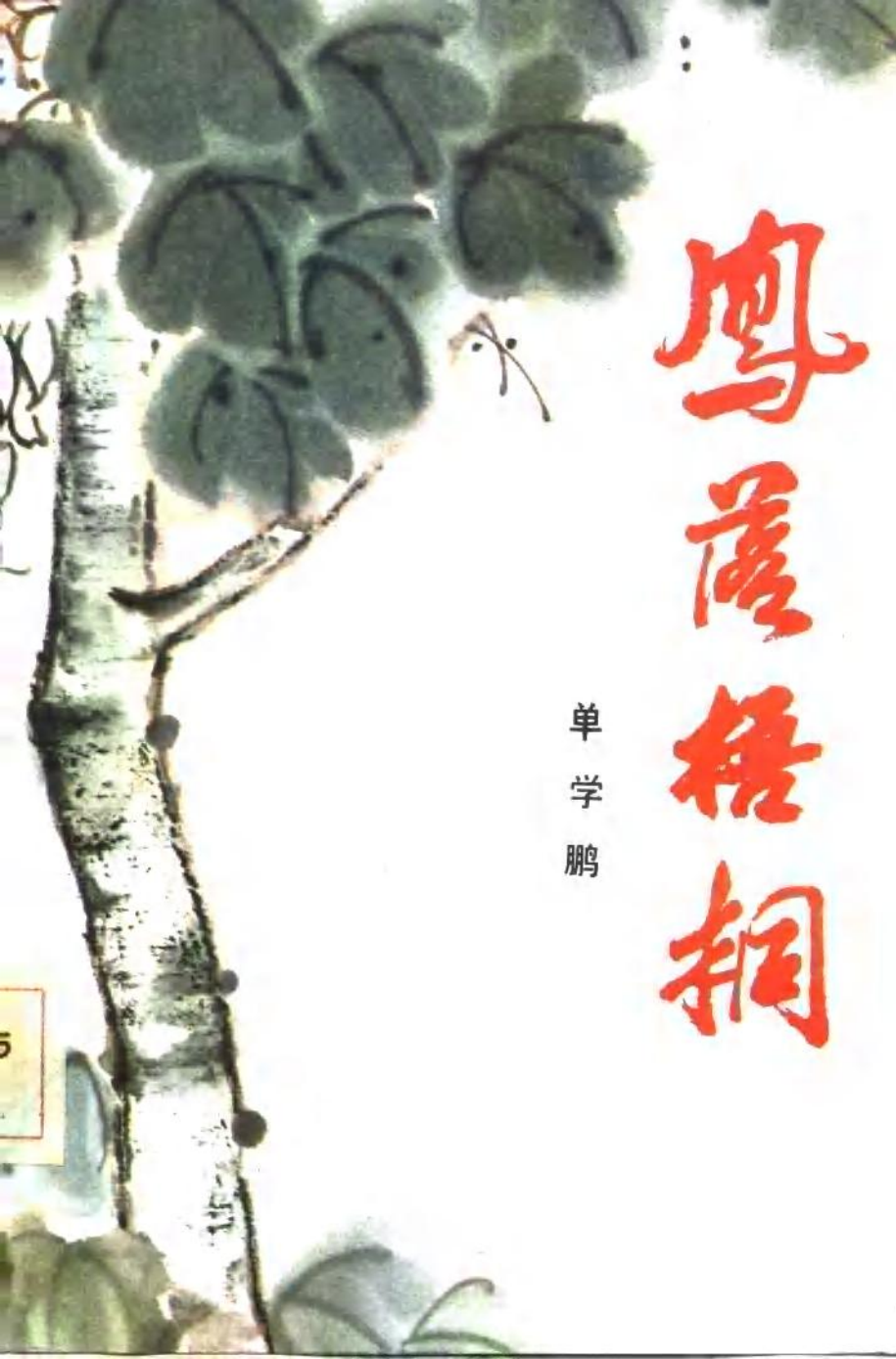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鳳落梧桐

单学鹏



长篇小说

凤落梧桐

单学鹏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凤落梧桐

单学鹏

责任编辑 李 允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196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6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420 定价0.8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当今农村的故事。作品在描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气象新问题时，穿插了两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经过。

在书中，作者生动地塑造了先进青年巧哥儿。她目光远大、充满共产主义理想，但她又脚踏实地、讲究实效；她既自己致富，又帮乡亲致富；她热爱生活，珍惜人的尊严，找爱人着重思想品质，并从而获得幸福。

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提炼典型的情节，文笔生动而又风趣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第一章

1

争春的河柳，絮疙瘩刚刚冒红儿。沉睡一冬的大地，才从朦胧中苏醒，还没有着装打扮，显得寂寥荒凉。宽阔的河面上，绿水潺潺流动，时有冰排驰过；翱翔的鱼鹰，间或俯冲下来，寻觅小鱼小虾。苍茫的水雾中，影影绰绰驶来一艘小船，渐近了才看清驾船的是个姑娘……

笔直的大堤上，一排茅草垛在滚动。——原来是几个挑着柴草的人走过来，但是一时还看不见半点人的身影。这当儿，几个调皮的小把戏，从堤下的杂树丛中，追逐着爬上大堤，有两个麻利地攀上树，其余的隐藏在树后。——树上的两个孩子，望见了担柴的人们，向下打了个调皮的手势，“出溜”下来，猫着腰蜂拥向“草垛”奔去——直到躬着腰挡住“草垛”的去路。打头的担柴人使劲往前拱，孩子们捂住嘴巴不敢笑出声；两下僵持一阵儿，还是担柴的人们把挑子放下了。

“胜利”的孩子们，一下乐得蹦起高儿，跳着脚齐声喊：光

• 1 •

棍苦，光棍苦，衣裳破了没人补！光棍愁，光棍愁，黑夜睡觉抱枕头！……

挑茅草的人们放下担子直起腰，才看清这群恶作剧的“猴精”。几个小伙子撒腿追了过去，唯有打头的姜二柱阴沉下脸没动地方，愁苦地扭向河面，用衣襟擦着满脑门的汗水。河里的小船驶得近了些，但仍看不清姑娘的脸膛，——只能见到她那摇船的轻捷身影。姜二柱收回目光，脸又扭向堤内。这是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，壮壮棒棒的肩膀，爽爽利利的腿脚；纯朴的圆盘大脸上，镶着一双憨厚的眼睛；说不上怎么漂亮，可在这群小伙子们也比不下去。大概因为老实得有点过头，他常常给一些人留下心数不多的印象。年轻人一到二十七八寻不上媳妇，不光在同龄的伙伴中不合群了，连自个闭门独处时都觉得左右不自在。姜二柱过生日往三十上数了，甭说结婚娶媳妇，朝他搭句话的姑娘都没有哇！刚才孩子们喊的顺口溜，明明白白是朝着他来的。他没心思跟孩子们去逗闹，只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腰间的竹笛，这是他消愁解闷的伙伴。乡野小曲，他能吹几十个，有的甚至可以催人泪下。他又一次扭过脸向河面望去，姑娘驾驶的小船早淹没在水雾之中。这阵儿，虎头虎脑的苦牛，正拉着一个孩子的耳朵“问罪”，那孩子虚张声势地喊叫：“哎呀，不啦，不啦，让你也快点说上媳妇儿！”

姜二柱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苦牛，别逗他们了。”他扭过头，又对后边的几个伙伴说：“喂，晚上讨论大包干的事，都别迟到哇。”

苦牛松开孩子，扬起那张娃娃脸，说：“唉，二柱哥，这些闲篇儿，你还是少操心吧。人家支书都说要等等看看，你个小白人儿瞎张罗个啥？——我看想法闹个媳妇才是正经。”

姜二柱的心一颤，但出口的话却是：“没媳妇，我过得也挺带劲儿。”一努劲把担子挑起来。然而，两个小家伙还在他的“草垛”上趴着……

到村头，“草垛”分散开去。姜二柱进了村街，那两个小家伙居然坐在扁担头上，美滋滋地拍着手“啊啊”高唱，招来不少孩子看希罕儿。姜二柱虽然热汗直淌，也没赶两个孩子下去，倒咧着大嘴嘿嘿直乐。冷古丁，从后边冲来一辆“嘉陵”摩托车，骑车人如入无人之境，把孩子们吓得四处逃窜，扁担头上耍戏的两个孩子也滚了下去。掀起的尘土笼罩了半条街。由于这种新奇的玩艺刚打入穷乡僻壤，一般人对它都怀着一种敬意，所以暴了满身飞尘也没人骂娘，倒觉得应该如此似的。姜二柱挑着茅草垛听到声音，一边用指头勾着脸上的汗水，一边尽最大力往边上靠，好让“机械化”畅通无阻。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叫孙兴光，他比姜二柱小两岁，个头比姜二柱矮半脑袋，脸蛋比姜二柱白净，但不如姜二柱长得周正顺眼。他眼珠子小了点儿，下巴大了点儿，新式发型梳得闪光发亮，带出几分洋气劲儿。这会他一边背着带“广州”字样的大皮包，一边挎着播放着音乐的收录机。可他毕竟是农村娃子，一眼便让人看出有些不伦不类。他在小姜庄父老的心目中，是高出所有同龄人的角色，因此被全村

公认为最有本事的人。这不，跑了几趟广州，就腰粗体胖了，无形中人人敬他三分……

姜二柱脸上的白毛子汗已流过嘴唇进了嘴，苦咸味都品尝出来了。他现在想的是快点到家，看那两只鸡下蛋了没有，如果下了，妈妈就有下饭的菜了。就在姜二柱专心想着两个鸡蛋的时候，从街当央的碾棚里探出个脑袋，原来是刘大婶。她四十出头的年纪，胖乎乎的开始发福，但走起路来却轻盈得象风摆柳；她是小姜庄的“人物”，大小事没有掺和不上的，而最拿手的就是保媒。前些时候，姜二柱对她曾寄托很大希望，几次登门求她搭个桥儿。刘大婶倒满热心的，第一次提了个疯疯癫癫的患精神分裂症的姑娘，第二回张罗来个双目失明的中年寡妇。姜二柱心寒了，对刘大婶失去信心，也就不再求她啦。这阵儿，刘大婶把脖子拔个老长，极为赞赏地目送着“嘉陵”摩托车，直到孙兴光进了他家的大门，一偏脸才又瞅见挑茅柴的姜二柱。她蓦地想起什么，大风刮出来般地奔跑着喊：“二柱！二柱！——”八成姜二柱为那两个给妈妈下饭的鸡蛋想得太专心了，竟没有听到刘大婶的呼叫。刘大婶朝前跑几步，一回头发现一群鸡上了碾台，毫不客气地啄食，她又三步并做两步折回来，把手里的条帚疙瘩扔了出去：“你奶奶个孙子，吃到老娘我头上来啦！”于是乎，鸡飞面扬，簸箕朝地，闹个一塌糊涂。她正想找撒气的布袋，一仰头发现自己的老头子刘大棒槌，就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你个不死的，眼珠子留着当球弹吗？啊！”刘大棒槌比刘大婶大九岁，虽是小姜庄大大精明人之一，但往往

精明不到点儿上，多半放马后炮；他生就慢性子，火上房都会拧锅子烟借火抽着。他最大的癖好，是对村上的人和事发表议论，比如对姜二柱，断不了在人前人后议论一番，结论是二柱这辈子命里没有媳妇，秃子瞎子闹一个也得到四十六岁之后——他现在这个妈死了。不过，刘大棒槌的“理论”，在刘大婶面前却不敢说一个字儿，因为他这个“小媳妇”，能够折腾得他口吐屎，并且还要重新吞回肚子里。现刻，他见老伴动了怒，忙赔笑脸喷着唾沫星子说：“我这不是登风踩火地往这赶吗。”刘大婶两眼一立楞，朝她男人的脸上啐了一口，说：“呸，等你那两条麻杆腿拐到了，鸡都撑死啦！——都给我打扫起来。我到姜二柱那去一趟。哼，老挨刀的，我到家再……”

姜二柱在家门口搁下柴担子，抬头一瞧对门六叔那里也没引柴了，于是搬起一头送进六叔的院里。他见六叔登上猪圈要上房，忙跑过去扶住老人，说：“六叔，您这是要干啥呢？”

老人说：“唉，躺在炕上能观星辰日月啦。”

姜二柱不安地说：“呀，这都怨我，没给您及时苦盖。”他把老人搀下来，又说：“您甬急，明几个，我再叫上两人儿，给您揭顶翻修一下。”

老人听着暖心的话，又望望那垛茅柴，动情地在姜二柱肩膀头上拍两下：“唉，这么仁义的孩子，竟没人给个媳妇……”

日头老爷摸顶，姜二柱搬着茅柴挤进家门，还没等他放下，从门外跑过的孩子们又在喊：“光棍苦，光棍苦，衣裳破了没人补。”他的情绪又一落千丈，没好气地踢翻一个浅筐，无精打采地蹲坐在上头，心灰意冷地长长叹了口气。小伙子有苦讲不出哇！

“唉——”他抱着脑袋，又吐一口闷气，脑袋扎得更低了。究竟生谁的气？连他自个都讲不清楚，只觉得心里憋得难受。阵阵和煦的春风，翻过低矮的墙头，把院里的腐叶败草刮得满地飞跑，却没有吹散姜二柱胸中的不快。刚才六叔的话，虽是同情的、真挚感情的流露，却象一把尖刀扎进他的心窝；在小姜庄何止六叔同情他，可就是没有姑娘肯进他这破大院。

这时，从东隔壁的孙兴光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，飘来浓浓的油锅和酒肉的香气。“啊，又有姑娘到孙家‘相亲’啦。”姜二柱酸楚地想，“孙兴光捣腾银元、首饰发了财，大姑娘可以任意挑。可我姜二柱没那种本事……”忽然，打屋子里传出稀稀溜溜的呜咽声，猛地震惊了满腹愁肠的姜二柱。他一下窜起身，奔到窗根下，说：“妈妈，您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妈妈……妈妈对不住你，都快三十了，还没张罗上个媳妇……是妈妈拖累了你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

“妈妈——”姜二柱发急地跺着脚说，“我不是向您下了保证吗，宁可一辈子打光棍也养您老送您终。眼时不缺吃的了，也就够好的啦。您只管静心养病吧。咱小姜庄要象别的村那样也实行责任制，我思谋着咱家准能……唔，妈，我又给您寻来个偏方儿。”

卧病在床的妈妈，听着暖心热肠的话，再没有出言儿，但依旧低声呜咽着。嘴笨舌不巧的姜二柱，挖空肚子也找不出更多的话安慰妈妈。他一手捏着偏方儿，一手攥着那棵竹笛儿，木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大院子——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院落，除现在坐北朝南的两间破草房，还有六间东西厢房和三间正房的地方。如今院里有几棵拳头粗的小榆树，当不当正不正地堆了个猪圈，还被猪拱了个大豁子。自打去年春节前卖了肥猪，到现在还没捉只猪娃子。靠东边有一眼手轧井，秃眉秃眼地很久都没用过了。一堆一片的茅柴乱草，烂成泥也不会有人动一动。唉，没有年轻女人的家庭，荒凉得象古庙，没有一丝欢乐和温暖。两年前妈妈得了半身不遂的病，一躺一年零几个月，多亏儿子给妈妈治疗得及时，现在总算能够拄着拐棍下地了，但是还干不了半点吃重的活计。姜二柱出于一片孝心，连锅台都不让妈妈摸一摸。妈妈住院吃药花了成沓的票子，因无大的进项，只好把破草房上的当硬檩条都抽换下来卖了。这种家境，糊口都挺勉强，哪还娶得起媳妇？现今结婚，谁家不得花千儿八百元？再说，眼时的姑娘，有几个愿意进门就奉养病病歪歪的婆婆？连这破大院都叫人感到冒穷气，所以来姜家串门的乡亲很少，唯恐这

母子张口借贷。

姜二柱收回目光，从鸡窝摸出两个鸡蛋，禁不住努嘴儿笑了，妈妈中午又有下饭的菜啦。他刚要抱柴禾烧火做饭，却被一阵咯咯的笑声所惊扰；扭头一瞧，原来是刘大婶迈进院里来了。

“二柱侄子，刚才大婶喊你满趟街，你楞是一句也没听着。”刘大婶兴冲冲地，直象麻雀抖翅儿。

姜二柱心想，这位神仙临门，恐怕主吉祥的面小，添烦恼的面大吧？扭头不理欠礼貌，于是随便地应酬道：“唔，刘大婶，您来啦。”

“哈哈，”刘大婶的嗓门，总是敞亮得没半点遮拦，“二柱侄子，大婶今儿个是来给你道喜的哟！”

姜二柱怀里揽着一把柴禾，苦笑着道：“道喜？大婶儿，我这穷光棍有什么喜事呢？”

在屋炕上的二柱妈，一听是刘大婶来了，象数九天端来盆热火炭，显出十二分的亲热，忙喊道：“他刘大婶，快到屋里来坐吧！”

“不哩，不哩。老嫂子，你好点了吧？”刘大婶出口的话象炒蹦豆儿。“我在这跟二柱侄子说句话——二柱，大婶来给你介绍对象！”

“哦？……”

“哟哟哟，笑了笑了。这回该挑眉眼乐了吧？——告诉你吧，这个姑娘啊，比前两个强一万六千倍！”

“她是……”

“大张庄侯家的。不过，人嘛，哪有十全十美的哩？嘻嘻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啥？大婶。”

“只是左腿比右腿矮那么一小截儿……”

“瘸子！……”

刘大婶点头乐了。

姜二柱挽着的柴禾，顺双腿出溜到脚面上，身子也跟着缓缓地蹲了下去。恰好在这当口，西隔壁的墙头上，露出一张秀丽的年轻媳妇的脸蛋。她三十出点头的年纪，丰满的瓜子脸很受看，一双明净的大眼溜溜转，带出一种精明强干的少妇神彩，出口的声音就跟脆麻花似的：“喂，二柱兄弟，你过来一下！”她是邢四嫂。

姜二柱没听见，刘大婶也没理会。刘大婶见小伙子不甘心，就弯下腰低声道：“我那傻侄子，你这不要那不要，铁心打一辈子光棍吗？啊！”她说，扯扯姜二柱身上的衣服，指指两间破草房，又点点破大院，继续说：“该知足就得知足。不是大婶嘴冷，凭你这两间破草房，凭你这么个破大院，凭你这身穿着打扮，凭你那个药罐子妈，天仙美女能自愿上门？痴心！妄想！没影的事儿！”这时西墙头上的邢四嫂，用猪食瓢子敲打着墙帽，提高嗓门还在喊：“姜二柱！姜二柱！你倒是过来不过来？啊！”这回姜二柱和刘大婶都听到了。姜二柱起身要走过去，但被刘大婶一把拉住，说：

“黑夜有个点灯说话的，总比你自个儿面对泥皮墙好呀！你能跟东院孙兴光比吗？人家昨天来个姑娘相亲，今天又来个姑

娘相亲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还有姑娘来相亲；孙兴光可以在成百上千的姑娘群里，拨拉过来拨拉过去地随意儿挑，可你……掂掂自己的份量，秤杆子撅得起来吗？唉，傻小子，这是命啊！”

“咔嚓”！一块大瓦片碎在刘大婶的脚下，这是邢四嫂砸过来的。她借鸡骂狗地喊：“呸，混帐的姜二柱，你是过来不过来吧！”

刘大婶一惊，狠狠地瞪了邢四嫂一眼。

但瓦片的“咔嚓”声，姜二柱竟没听到，因为他的脑海里正在轰轰作响。——比先前介绍的“强一万六千倍”的对象，也只不过是瘸子。他悲哀地想对天长啸：这真的是“命”吗？我姜二柱，人品不能算出众，但不秃不麻，身强力壮，膀大腰粗，能扛二三百斤重的石头，庄稼院里的活计没有拿不起来的，可是竟连一个称心的媳妇都说不上，就是因为穷、穷啊！他姜二柱愿意穷吗？他有全身的力气使不出去呀！邻村有的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甚至把生产队的园田包给社员个人耕种，看来真是致富的路子，可是小姜庄支部……待他抬起头，刘大婶早没踪影了。他跳起身，发狠地一脚，把浅筐踢出几丈远，雄狮般地要怒吼。这时，坐在炕上的妈妈冲着小窗户的镜子开腔了：“孩子，你就答应下吧。腿瘸点儿，总比没个人强啊。”听妈妈说这种没骨气的话，火气正旺的姜二柱很想蹦高吵一通，但是一想妈妈大病缠身，就又咬着嘴唇忍住了。刚才刘大婶说“凭你那个药罐子妈”的时候，他就差一星星要发作；他不许任何人说妈妈半

个破字儿，因为他这个妈与别人的妈是不同的……。啊，温暖的春风，不光飘来东院的香气，还送过来孙家欢乐的呼喊：

“快着吧，姑娘就要到啦！”

“紧着拉桌子……”

一种委屈，一股难受，象两把钳子夹住了小伙子的心，满眼的泪水就要溢出来了。他再也无心抱柴烧饭，两眼直怔怔地望着空空荡荡的大院。许久许久，他忽然想起，西隔壁的邢四嫂曾经喊他，这才慢慢扭过头望去……

啊，邢四嫂还站在那儿，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姜二柱；大概见姜二柱痛苦异常，没敢再使出她那爽朗干脆的性子。从朦怔中醒来的姜二柱，腼腆地望一眼邢四嫂，耷拉着脑袋，说：“四嫂，是叫我吗？”

“没叫你，叫小巴狗儿！”快语利齿的邢四嫂，眯起很好看的眼睛咪儿咪儿乐了。姜二柱有些不情愿地凑到墙下，只听邢四嫂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二柱，嫂子想给你介绍个对象！”

姜二柱苦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四嫂，说点旁的吧，甬拿这事寻开心。”

邢四嫂眼珠子一瞪，说：“咦，啥话，咋是寻开心呢？正正经经的嘛！——告诉你，那个姑娘早就相中傻憨姜二柱啦，嘻嘻嘻！”

姜二柱沉下脸去，道：“四嫂，说不寻开心你还打哈哈，天底下哪有相中我的姑娘？实话说吧，做梦都不敢往那上头想。”

邢四嫂的巴掌向姜二柱扇过去，但因墙头高没够着姜二柱的脑袋，说：“小耿庄的——”

“啊，小耿庄……”姜二柱倒吸了口凉气，接二连三往后退了五步。小耿庄的那个姑娘，把他的心灵撞得太痛了。姑娘叫姚翠枝，去年由人介绍来相家，刚一迈进大门，抬眼瞅见破草房和杂乱空旷的大院，立刻就哭了，捂着脸扭头就跑。每当想起这件事来，姜二柱的心就一剌一剌的痛啊。

“哈哈哈哈。”邢四嫂笑得前仰后合，差点从板凳上摔下去：“放心吧，不是骂你穷光蛋的那个姚翠枝！——呸，好你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二憨子！我听我姨表妹说，这个小耿庄的大姑娘，接三连四地打听了你好几回，还问你结婚了没有。”

“越说越玄啦，四嫂。”姜二柱离开墙头，重又抱起柴禾，回头问：“四嫂，她叫啥？”

“巧哥儿！”

“巧——哥——儿——”姜二柱搜寻着记忆的深井，过了老半晌才说：“不认识，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儿。——这巧哥儿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”

好心的邢四嫂发急了，说：“瞧你个二憨子，不是个姑娘家我给你介绍什么对象呀？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能叫‘对象’吗？憨的你没边儿了。傻子，吐个痛快的吧，你愿意不愿意跟她见见面儿？”

“这……四嫂，是真的吗？她……她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二十六七——”

“哟，二十六七还没结婚？”